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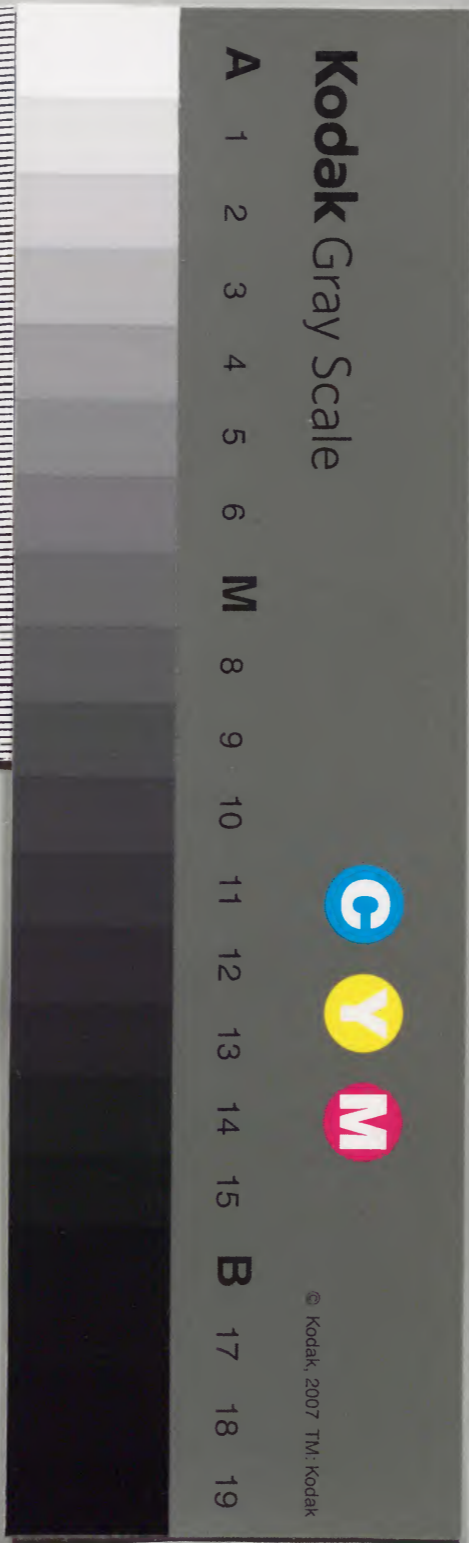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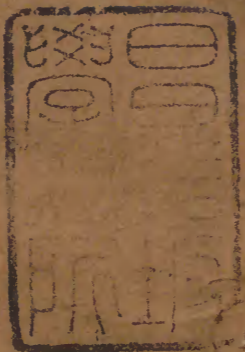
退菴金石書畫跋

三

漢書門	
二六一五號	類
一三四	函
八九	冊

內閣文庫	
二六一五號	漢書
一三四	函
八九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615
冊數	8(2)
函號	297 129



退菴金石書畫跋卷第三

淺草文庫

福州梁章鉅撰

落水本蘭亭

落水本蘭亭烜赫於世久矣惟吾師覃溪先生醉心已久

辨析極精曾為雙鈎上石公之同好然於此蹟流傳授受

之緒尚未詳也此卷藏南海葉雲谷農部夢龍家余與雲

谷同官京師幸從蘇齋案頭一觀欲再見即不可得未幾

覃溪師歸道山雲谷亦辭官返里此物遂如天際真人並

不形諸夢寐矣比年撫治粵西於南海祗一水之隔知雲

是者足跡

谷亦久物故收藏名蹟多為有力者取去而此物適來因不惜重價購之政餘反復審玩就卷後各跋語所有參以各著錄家言以意編成譜系以存此蹟之梗概以補吾師之闕遺雖不敢謂盡之然已得十之七八尚望博雅者匡益而是正之云爾道光辛丑春日記

盧提點

宗邁

見姜白石跋又周密雲煙過眼錄云五字不損本原係堂後官盧宗邁家物即此本也其盧以前則無可考矣

童道人

見姜跋云知是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諸

童買得之雲煙過眼錄亦云盧宗邁家物後歸碑驛童

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之

按此嘉泰壬戌年事

姜白石

夔

此卷白石有兩跋一嘉泰壬戌十二月一

癸亥三月而俞松蘭亭續考尚有白石癸亥六月一跋凡二百二十餘字此卷無之又雲煙過眼錄云後有鷹揚周郊鳳舞虞廷二印甚奇蓋藏姓名二字今此卷亦無之蓋在第三跋之後為人割去耳

蕭千巖

德藻

見趙子固跋云蕭千巖孫浚出示肥瘦二本此肥本也按卷中亦有蕭浚跋蓋傳自其祖後又

售之俞玉鑑也雲煙過眼錄云此卷歸蕭千巖之姪後
有李秀巖跋今此卷無之按蘭亭續考中別有蕭千
巖本亦有姜白石跋謂有山谷題字者非此本也今此
卷紙角有一殘印露出蕭字

蕭介父沈見前按周公謹以為千巖之姪而趙跋則
以為千巖之孫侯者

俞玉鑑松見趙子固跋云在蕭氏二十年出蕭而入

俞今此卷紙角有一殘印露出俞字按蘭亭續考所謂
姜堯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者即此本雲煙過眼錄云

此册歸俞壽松翁有夢鷗堂二跋及會稽內史等三古
印今此卷俱無之

滿師見趙子固跋云丁巳年為滿師以古銅刻漏及
他玩取之玉鑑

高幹辦見趙子固跋云有高幹辦者得此後因滿師
屬其求之滿師言非半萬券不可因攜此數以躬聘粵
兩月盤旋霄上乃得入手

趙子固孟堅有跋敘昇山舟中遇風落水事並言首
尾三十三年始獲為我物也雲煙過眼錄云弁水舟覆

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他不足愛矣且題八字於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今此卷首無之又按袁桷清容居士集云子固作跋紀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至寶難得則與周公謹所載八字互異知此卷首所題在元時即已失去各家但據傳聞之詞故各有出入也 按此開慶己未年事

趙子昂

孟頫

有兩跋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云此本後或歸趙子昂按此退谷之言云爾然以弟題兄之物不必定其手藏也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云落水本天聖

丙寅年正月二十五日重裝帖按宋末並無天聖年號

惟度宗咸淳二年為丙寅上距開慶己未八年或是子

固重裝之年而天聖二字誤也又云前有朱文彝齋二

字白文子固二字印朱文樓公家記印有朱文楚國

米芾印白文孝友世家印朱文存義書府印今按此卷

彝齋子固印俱在跋後非帖前餘印亦並無之則又後

人重裝時失去也

賈秋壑

似道

雲煙過眼錄云子固垂世以此歸賈氏悅生堂又清容居士集云子固死入賈相家

張參政 斯立

清容居士集云賈敗籍於官有官印歸

濟南張參政斯立家

王子慶 雲煙過眼錄云歸悅生堂後今藏王子慶家

中

李叔固 雲煙過眼錄云歸王子慶家後歸李叔固家

葉森曾於其子仲庸參政處見此本仲庸棄世屬之他

人清容居士集亦云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李仲庸 見前

白澗三 抱一

見孫退谷跋又庚子銷夏記云白侍御

由林縣徵為御史此帖一日不去手余以貫休所畫羅

漢易之

孫退谷 承澤

有跋與庚子銷夏記所載畧同而銷夏

記特詳 按此康熙丁酉年事

高江村 士奇

有跋云此孫少宰研山齋中珍藏第一

賢子不肯輕出示人余再入都門始重價購之 按此

康熙己卯年事即其年重裝見江村自題籤

王儼齋 鴻緒

有跋云先購得之尋為友人取去後訪

之江村長嗣太史公竟以歸余 按此康熙己丑年事

儼齋云先為友人取去則儼齋之前尚有一家收藏今不可考矣

葉雲谷 夢龍

無跋但有南海葉氏風滿樓印記 復

初齋文集云葉郎中夢龍於吳門汪氏見所藏落水蘭亭卷云紙墨古厚有子固手書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八字其非此卷可知蓋是時葉尚未獲此卷也

附拙詩

王孫佳話艷相傳神物推移七百年誰料楚弓還楚得

千巖生世本閩川

趙子固初見此卷於蕭千巖家蕭本閩人

雙椀三點苦分明如聽蘇齋響揚聲六十年來一彈指

墨緣重付老門生

蘇齋師初見此本在乾隆辛丑歲

北海南和木一門儼齋香篆接江村祇憐風滿樓中客

卅載全無雪爪痕

此卷入南海葉氏將三十年而僅有印記並無題跋

鼠鬚兩紙香難搜兩派崢嶸褚與歐他日蘭堂添石墨

唐臨唐搨並千秋

余先獲褚臨黃絹本已刻石皮寶蘭堂

此東陽本蘭亭逢兒在都門時以重值得之裝池皆用澄
心堂紙翁覃溪師有跋云蘭亭東陽本入石尚在姜白石
趙子固之前且可以證五字損本在九字損本之前又云
蘭亭定武本在今日惟東陽本有緒可尋天師菴本關中
本皆不及也按東陽本雖不及落水本實遠在國學本關
中本之上落水本古人古字不痛不字皆已半蝕而此本
二字皆完好故覃溪師以為東陽本入石尚在姜趙之前
即以為薛紹彭所易宋高宗所失可矣余十餘歲學書先

東陽本蘭亭

此東陽本蘭亭逢兒在都門時以重值得之裝池皆用澄
心堂紙翁覃溪師有跋云蘭亭東陽本入石尚在姜白石
趙子固之前且可以證五字損本在九字損本之前又云
蘭亭定武本在今日惟東陽本有緒可尋天師菴本關中
本皆不及也按東陽本雖不及落水本實遠在國學本關
中本之上落水本古人古字不痛不字皆已半蝕而此本
二字皆完好故覃溪師以為東陽本入石尚在姜趙之前
即以為薛紹彭所易宋高宗所失可矣余十餘歲學書先

資政公卽以舊拓蘭亭昇之苦不得入手處後廿年始知其爲定武派又後十年始知其爲東陽本又後十年始獲見此真東陽本俯仰四十餘年而書竟不成因題此卷爲之憮然又按余少所習東陽本微嫌其瘦至見此本乃喜其肥客有謂肥不如瘦者余亦不敢驟加斷語後讀曝書亭集中跋尾有云襖帖肥瘦攸殊褚廷誨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瘦石熙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則執中之論乎大抵書家率以瘦本爲貴相傳宣和中獨定武本

善價金三紙加檀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蓋亦肥本也然則肥本之勝於瘦本亦彰彰有徵矣記翁覃溪師嘗曰余所見蘭亭佳搨未有如落水本之肥瘦適中者否則與其瘦毋甯肥也斯爲破的之論矣 又按世之論蘭亭者皆奉定武爲定盤針然在宋時定武已有三本自唐太宗詔歐陽詢摹出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輩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卽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

藏庫中熙甯中薛師正出守甚珍秘之乃別刻一石以惠
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原刻以歸是定武
有三刻矣又相傳太宗既葬繭紙真蹟而刻石亦見殉後
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爲擣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
文隱起知爲禁中物以百金市以歸謂之古定武本王君
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
焚馮當世再以舊搨本人石是定武又有二刻矣又按蘭
亭續考云自叵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搨卽爲欣幸迨于明
皇始刊之學士院顯宗朝又刊于翰林待詔所一爲尹懷

國學本蘭亭

此本舊在天師庵土中故亦名天師庵本出土在明初徐
中山取置國學不知何時復委土中萬曆間北雍治地復
得出土拓本始盛行於世今所拓者其細如髮此本尙是
前明舊拓孫退谷銷夏記所云字法遒秀氣味深厚者猶
可想見惟退谷謂此爲薛道祖所刻副本則殊未敢信顧
亭林以爲周伯溫所臨王翦林以爲趙松雪所作更別無
左證相傳薛道祖於原石鑿損五字爲識五字者羣帶右
流天也今所存各舊本多五字已損者惟此本五字未損

孫退谷斷爲非元人所能爲其語近是至蘇齋師蘭亭攷辨此本所之既倦之字終期於盡盡字死生亦大亦字妄作作字皆顯與定武本不合則實不能鑿指其爲何時何人之本吾師又言嘗見林吉人手跋一本是康熙初所拓已不甚肥似尙在此本之後也

快雪堂蘭亭

馮氏快雪堂所刻趙文敏十三跋乃跋獨孤僧所贈蘭亭本後也獨孤本是五字既損者而俞松蘭亭續攷內有此本有吳傅朋朱敦儒鮮于伯機沈虞卿范石湖李秀巖諸跋似又是五字未損本或疑獨孤贈趙之時其未損本及諸跋皆已被人割去而以既損本裝吳朱二跋於後此說亦別無左證惟快雪堂既刻趙跋而不並刻所跋之本實爲憤憤且以趙臨之本混列於前而以十三跋附其後不知此趙臨應在第十一跋之後故跋後注云同日臨此同

日者同其前第十一跋之日也趙於是年九月五日登舟
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丙舍二跋是十月
七日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日書此臨帖
同前跋之日則卽亦十月三日所臨也今人於此跋前後
未能分曉並同日二字遂亦不求甚解其誤皆自馮氏開
之耳至趙跋自以快雪堂之十三跋爲正若李光映金石
攷所載十五跋潘允瑞本所摹十六跋上海志又稱十八
跋湖州本又以鮮于伯機跋訛爲趙跋稱十四跋真贋雜
呈可一笑置之矣

樂毅論

余初學執筆先伯父叶所公卽授以樂毅論謂此王右軍
第一楷書也稍長乃知其爲快雪堂本宋人王著所臨非
右軍書旣入京師先叔父九山公始以舊刻相示謂後欸
係兩行半者爲舊刻其三行半者皆快雪堂本自是余畱
意竟後欸兩行半之舊本亦杳不可得越十年再游京師
在蘇齋談藝稍識碑帖源流始獲此本蘇齋師謂是停雲
館本尙能存梁摹晉法於一綫並開示此帖顛末云相傳
樂毅論是右軍親書於石以貽後人者唐太宗收入內府

遺命發昭陵中後溫韜盜發舊石已碎宋學士高紳以鐵束之歐陽公云高學士之子弟質錢于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趙德父云石既焚後在郎官趙竦家本匣貯之極為珍重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後不知所在今世人所臨摹者其祖刻為元祐祕閣本岳倦翁所稱神妙陸放翁所稱小字縱橫馳騁者今亦無由得見此刻一翻而為南宋之越州學舍本再翻又分二支其正支為停雲館全文之本即此本也孫月峯疑其墨迹尚存而不知其出於越州學舍本聞此原石尚存嘉興馮氏今又有

仁所臨一為王承規摹刻未知契丹所輦棄者學士院本乎待詔所本乎蓋疑莫能明矣

定武亦有棗木本見黃山谷集

此本又有

從此本破紙為圓者明新安吳用卿得之為晉書石於餘清齋帖都子慈董思白及近今之王肅舟皆錄加推許以為神品者其實不及越州學舍本也王肅舟又云有宋越州石氏本補筆已銷之越州石氏本即所謂海字本也此本北有前半末僅存二小行其末又僅存海字即停雲館所刻第二種蘇齋而謂此本歐陽公及趙明誠皆見之後傳於山徐氏朱子亦嘗見之惟王順伯碑錄謂此

遺命發昭陵中後溫朝盜發舊石已碎宋學士高紳以鐵
束之歐陽公云高學士之子弟質錢于富人而富人家失
火遺使以石趙德父云石既焚後在附官趙家木匣中
之極為珍重親書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後不知所
在今世人所臨摹者其祖刻為元祐秘閣本皆偽為所稱
神妙陸放翁所謂小字縱橫馳騁者今亦無由得見此刻
一翻而為南宋之越州學舍本再翻又分二支其一正支為

平於請過本平字缺莫辨則矣本見黃山谷集
或疑亦首集本尚存而不

寸漫謂一為王承賦摹陳未味裝氏祖輩棄皆學士刻本

重刻本則豪釐千里矣此後有支又有南宋末所翻字勢
稍展放今舊拓存者或混入偽潭帖偽鼎帖內此外又有
從此本破觚為圓者明新安吳用卿得之侈為晉蹟勒石
於餘清齋帖邢子愿董思白及近今之王虛舟皆盛加推
許以為神品者其實不及越州學舍本也王虛舟又云有
宋越州石氏本精華已銷乏越州石氏本即所謂海字本
也此本止有前半末僅存二小行其末又僅存海字即停
雲館所刻第二種蘇齋師謂此本歐陽公及趙明誠皆見
之後傳於錫山徐氏朱子亦嘗見之惟王順伯碑錄謂此

石已磨滅想不能傳遠今所見舊拓蓋又宋末從石氏本再翻者總而言之祕閣本是梁摹石氏本是唐摹祕閣本古厚而精腴石氏本則近於方板此樂毅論之大概派別也余於此帖始亦臨摹後以未得舊刻廢然而止而猶幸得聞此緒論尙可謬附於抱殘守缺之流視世間沾沾抱玉著書爲金科玉律者似稍免腐鼠鷄雞之誚云爾又按快雪堂後題貞觀六年十一月河南郡開國公褚銜褚公於貞觀十二年始入直官起居郎至高宗時乃封河南郡公而此直係於貞觀六年尤不值一笑也

宋揚黃庭經

右宋揚黃庭經卷後有方方壺以下十四跋近人則張南華學士王韓城閣老翁覃溪師謝金圃先生四跋其收藏源流初爲趙松雪本見無爲天師及莫雲卿跋今此卷首尾並有趙氏子印真印可信後爲殷求仲司隸所得又後歸其季子夷節夷節復歸其弟士恒皆見揚明時及劉然跋又後歸丁南羽見陳眉公詩及董思翁跋又後歸吳天石太史見許元奮跋入本朝不可考最後歸陳伯恭宗丞道光戊子始入吾齋其中字句與世行本異同者黃庭

本七字成文其起處上有黃庭下有闕門前有幽闕後有命門噓吸爐外出入丹田獨以四字為句此作上有黃庭下闕門後有幽闕前命門噓吸爐外入丹田則亦七字為句與通篇合保守兒堅神受慶此作保守完堅明堂四達法海員此作法海源棄捐搖俗專子精此作棄捐淫欲專守精閑暇無事修太平此作心太平即欲不死藏金室此作即得不死七日之吾連相舍此作七日之五連相合萬歲照照非有期此作萬歲昭昭玉戶金籥身兒堅此作身完堅載地元天追乾坤此作迴乾坤積精所致和專仁此

作為專年晝日照照夜自守此作晝日昭昭立於懸雍通神明此作通明堂伏於老門候天道此作伏於元門精神上下開分理此作關分理通利天地長生草此作長生道其成還丹可長生此作期成還丹下有華蓋動見精此作還過華池動腎精闕離天地存童子此作闕視天地調利精華調髮齒此作調和精華隱在華蓋通六合此作通神廬其成還歸與大家此作脾神還歸依大家二神相得下三英此作下玉英伏於太陰藏其形此作成其形出入二竅舍黃庭此作出入三竅呼吸廬間見吾形此作呼吸虛

無二府相得開命門此作三府相得合前後異同凡四十五處以文義較之皆此本爲優而許元奮跋中所列僅二十六處失之疎矣董思翁跋墨池放光之語最爲心賞而覃溪師轉以爲未愜謂以楷勢定之尙不及宋祕閣本且於異同諸字厯辨其非今謹爲平心按之如以兩兒堅皆不應誤作完堅竊謂身可言堅兒似未可言堅然此究竟義可兩存未必兒必是而完必非又如七日之吾連相舍與崑崙之性不迷誤舍誤自相叶韻不應改舍爲合竊謂七日句義本隱奧舍與合皆難索解且上二句養華采與

合藏精韻已難叶又云照照不應改作昭昭唐以前昭明之昭讀平聲者有下四點其照臨之照讀去聲者無下四點謹按唐人以照爲昭似是避武周之諱杜詩之才兼鮑照愁絕倒未見其必讀去聲則以昭明之昭必應下有四點亦恐別無所據至又謂末行四字旁無點記月五二字無鈎轉之痕爲非原石之驗竊謂此本諸跋極相推重不過以爲宋搨並無指爲原石之語昔歐陽公尙疑黃庭非右軍筆黃伯思謂黃庭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六朝及唐人轉相摹仿則所謂原石者又何從而稽之今他本第

退菴題跋

一行上字十九行體字二十七行奇字三十一行石字三十九行醫字四十二行陰陽字皆旁無點記又何獨於此本而疑之此本楮墨極精古香襲人復歷經名流鑒定周叔宗跋語所謂豈惟是帖放光跋語亦爲光怪即使無異同之字亦當奉爲墨寶惜覃溪師久歸道山無由復加質證以釋前疑而吾齋石墨之藏不能不以此爲甲觀矣

雁塔聖教序

褚公所書各碑惟此最完好孫退谷云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敕書也或以世字不缺筆爲疑按杜氏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令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二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是此碑中二世字皆如字書之正當時功令也惟後欵作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及宰相表褚公於貞觀末爲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此與同州本後欵

延者是跋

疑皆後人附益之耳又關中金石記載此碑序有隸額記
有篆額余向見謝古梅藏本此兩額尚存今拓本皆遺之
惟此本蠶蠟極精楮墨並舊為亡友郭蘭石廷尉朝夕臨
摹之本於奉諱返里時畱以相贈不可忘也

同州聖教序

褚公以顯慶三年卒而此碑立於龍朔三年或謂在雁塔
者乃褚公手書上石在同州者則後人以褚公嘗刺同州
以雁塔本更刻一石以誌甘棠不忘之義也今攷記內第
一行能字中間顯字驚字皆雁塔本大而同州本小又雁
塔本記中伽字同州本作迦其非重摹顯然且同州後款
但記立碑年月不稱官爵至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
十一字並不復是褚書蓋古人已明示此石為臨本觀者
不之審耳評者謂此本質厚不佻轉勝雁塔本不知其質

卷第三

卷第三

六

是者是也

厚處即其臨摹著力之跡若彼本之虛和圓健純任自然
不特前人所云婢娟美女不勝羅綺者固未足以盡之即
王虛舟所云如鐵線縮成者亦但得其形貌也

此本出中興時... 王虛舟所云如鐵線縮成者亦但得其形貌也

王行滿書聖教序

余閱觀妙齋金石考畧始知河南偃師縣學宮有王行滿
楷書聖教序並記為之神往近恭兒在京肆購獲一本中
間已多缺字梗概頗似褚公同州本而沈著過之王行滿
在當時書名不著此碑僅見金石錄寶刻叢編及近時中
州金石志皆言之不詳而神理寬和結構凝重實足與登
善抗衡考唐褚公書聖教序凡有三本行書者一楷書者
二行書為宋道君瘦金體之祖久已亡之惟二楷書一在
雁塔一在同州後二十餘年又有懷仁集字本則在咸亨

三年此碑建於顯慶二年是與褚公同時所作聞此外尚有韓仲良所書碑在陝西富平縣蓋當時梵筌西來朝野動色又得聖製闡揚得未曾有競相傳寫宜凡善書人皆欲獻技也 又按褚公雁塔本於世字並不缺筆自是遵二名不偏諱之合而於序中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歸民字改作人字懷仁集字本於此處民字缺末筆皆以世民二字相連之故而此碑直作世民二字並無缺避殊不可解豈以世字作世即以變體為諱避歟

懷仁聖教序第一本

此江南寫十三經拙老人蔣衡舊藏本册後有拙老人楷書跋云聖教序乃千古字學之祖雖集右軍書而字裏行間運以靈氣非懷仁善書者不能世未見善本無繇知其故如山東趙秋谷極詆聖教為必不可學此妄談也先伯父虎臣公擅書名家藏一初拓本四十年前余無所知遂與十餘種蘭亭敘俱贈顏學山先生今尚稱尊於闕里近惟王吏部虛舟一本絕世無雙得此足以弔峙又董思白于紛紜何以內出出字諄諄辨論此出字猶存其半宋揭

何疑又有王虛舟行書跋云聖教序以余積書巖所藏為天下第一墨光如漆古香滿紙余讚云幽光油然生香不斷為足既其妙也此猶未斷正本雖墨光黯黹字畫少刻要是南渡後本趙吳興臨本墨跡斷處多缺吳興在宋元之間碑已斷矣此恐有誤辨在後亦可徵此本信宋搨無疑雍正丁未良常王澍合此兩書家之言斷之其為宋搨固無可疑而余更參合眾本逐一審眎則五行末聖慈二字皆無如此本之完好者是此本直是北宋搨尚非他本南宋搨所可比也此本購自清江浦觀者頗以蠶蠟尚未致精

為恨不知此種搨紙乃宋時戶口册所見舊蹟多用此紙蘇齋師所謂紙做墨渝而古厚之氣盎然也萬廉山郡丞承紀有一本甚自矜秘聞余得此本乃携來署齋意欲角勝再三審眎自覺瞠乎後座乃合袁浦各收藏家如黎湛溪河帥袁小埜郡丞王容齋蒙泉兄弟及廉山之弟荔昀郡倅各一佳本於霜降後大會於廉山署齋以長几羣相對勘亦咸推此搨為冠場踰年携至京師郭蘭石一見即讚歎不絕聲跋語有古香滿紙轉折豪芒備盡信為可寶云云而林少穆但附一觀欵於後並無一語闡搨然於册

進者題跋
首拙老人所題雲裡神龍四字則拍案驚奇類首至地亦
可謂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者矣余齋所藏聖教序佳本
頗多此册可定為第一本宦游南北輒以自隨近以舊藏
書畫散與諸兒子令其圖分之敬兒適拈得此册遂以賜
之旁人毋訝為丈夫愛憐少子也

懷仁聖教序第二本

此册獲於吳門知是伊墨卿先生舊藏本册首有隸書宋
拓聖教序一籤在揚州郡齋所題册後有草書一札云弟
生平疎懶惟嗜法書而從不收拾蓋朝夕把玩臨摹無暇
裝飾也聖教序實係敝友之物前已言之今長兄既愛之
特深亦可謂不負此帖茲謹以奉送敝友處弟自向渠婉
謝之不必煩清慮也此後無款惟有南華散仙一印阮雲
臺師謂是張南華學士所作但不知所贈何人耳後又有
翁覃溪師及姚姬傳先生兩跋皆謂墨卿篋中聖教舊本

已經屢題而此本較勝前本極見宋搨佳處云云蓋爲二
先生所矜賞如此不知何緣落在吳中亟以伽楠朝珠易
之約百金之值也楮墨在拙老人本之上惟彼本是北宋
搨此本是南宋搨以十五行末慈字有可驗耳故定爲余
齋第二本時逢兒將入都門補官因以畀之俾與春明賞
鑒家共審定焉

懷仁聖教序第三本

此本爲丁兒購自濟南僅有王虛舟一跋楮墨極精虛舟
跋云王右軍筆法莫妙於蘭亭顧真本失傳千手臨摹莫
識廬山真面聖教序雖係集腋成裘其用筆無法不備誠
得善本當更勝於褉帖也余於此帖畱心物色數十年偶
得此本墨光如漆其運用使轉各有脉絡可尋而一段古
色古香真令人把玩不置以視新搨之枯硬禿屑相去有
天淵之隔安可不什襲而藏諸辛未夏日重付裝池謹識
數語按第一本虛舟跋作於雍正丁未此後辛未當至乾

是者是也
隆十六年而虛舟實終於乾隆八年癸亥若以前輪辛未
推之是康熙三十年虛舟方二十四歲與跋中留心物色
數十年語又不相符則未字必係筆誤然此跋真偽雖不
可知而謂此帖無法不備若得善本當勝襖帖云云則所
論甚切實可守其運用使轉等語亦能恰肖此本之真但
以楮墨論之殆不亞前兩本也因定爲余齋第三本卽付
丁兒守之

懷仁聖教序第四本

帖後王敬美跋云聖教序世言唐文皇集右軍書作碑行
灑精絕爲後代書範余無論矣獨疑記首標三帝在春宮
述云云皇帝高宗也則此碑當刻於高宗世耳最後觀心
經以咸亨三年立石書故一碑也心經者書家謂非右軍
筆然行體大率如前未易訾議書非右軍那得便與同石
碑至宋後斷故今本率缺蝕不堪翫和莊孫氏以木板翻
刻殊失古意余得此石本喜其完好潔朗中間如或字等
斷碑處悉全遂定爲舊拓寶蓄之時一展眎庶今古人遺

法畧見一二辛酉夏日世懋識按此亦未斷本為周藹如
觀察所寄贈揚手甚精可以肩隨前數本惟敬美跋謂碑
至宋後斷則殊未核此碑至前明嘉靖乙卯地震塔頂墜
壓碑始斷為二首行晉字起至末行林字一路皆有壘紋
若萬厯以前剝蝕則有之無所謂斷本也故敬美跋中所
指斷痕僅云或字等處王虛舟謂趙文敏所臨本至斷處
字皆缺則亦不過數字非如今之所謂斷本竟是橫裂紋
也此本蠶蠟裝治並精可列為余齋第四本時恭兒隨侍
桂林署齋即以付之

懷仁聖教序第五本

帖首有王虛舟泥金小楷書題云聖教雖唐人集字其結
構處反正相生畫畫有鋒相向昔人所謂側筆取勢於此
見之前輩惟文衡山先生最得此秘此本有停雲印章展
卷臨摹如挹衡山手澤也按此未斷本而蠶蠟不精然歷
經文衡山王虛舟二先生賞識不可忽也郭韻泉廉訪文
滙於政暇以所藏舊帖求余審定適來署齋徧觀聖教序
各本竟日不倦因畱此本為贈可列為余齋第五本時映
兒將回福州省試因請入行篋焉

良傑回詠... 卷第三... 此本無跋語細驗之當是初斷本斷痕處微有描勒之跡而楮墨神采尚在前數本之上册面有宋揚聖教序葯房珍藏一籤斷本即不得稱宋揚或亦誤沿王虛舟之言也葯房是粵東張太史錦芳之號亦乾隆間一鑒藏家余在吳郡門下士楊閩仙郡丞承湛以此帖兩本見贈一未斷本一初斷本未斷者蠹蝕過甚故畱其完好者定為余齋第六本時敬兒尚未得拙老人本因以此本付之按古今集字成碑者以此刻為開山手而集右軍字尤非妙手

懷仁聖教序第六本

此本無跋語細驗之當是初斷本斷痕處微有描勒之跡而楮墨神采尚在前數本之上册面有宋揚聖教序葯房珍藏一籤斷本即不得稱宋揚或亦誤沿王虛舟之言也葯房是粵東張太史錦芳之號亦乾隆間一鑒藏家余在吳郡門下士楊閩仙郡丞承湛以此帖兩本見贈一未斷本一初斷本未斷者蠹蝕過甚故畱其完好者定為余齋第六本時敬兒尚未得拙老人本因以此本付之按古今集字成碑者以此刻為開山手而集右軍字尤非妙手

不能此懷仁聖教序所以獨有千古也唐開元時內侍吳文碑沙門大雅集右軍書宋天聖時絳州重修夫子廟記及解州鹽池新堰箴皆集右軍書明道二年玉兔淨居詩沙門靜萬集右軍書金皇統四年沂州普照寺碑集柳書范氏天一閣藏碑上清宮尙書省牒南宋湯純仁集歐書倪處士墓表至正二十年危素撰張翥集右軍書楊寶鐵函齋書跋云碑刻集右軍書者見諸載記者凡十八家皆從聖教序出因閩仙之間爲據大概示之

懷仁聖教序第七本

此册得於桂林爲滄洲葉氏家藏本有葉圭祥者試合粵西携此見示察其意乃不甚珍賞因以徐武功詩册及文待詔畫卷兩物易之蠶蠟完美神采具足以前後無一題跋爲物主所輕耳記與蘇樸園廉訪光登同直樞庭時樸園新自陝西督學歸以所得聖教序一本誇示於人且言三載差囊只此一物同直中有欲借觀者必自携至直廬觀畢卽什襲去不肯稍遲或問其何以並無題跋則曰余所藏佳蹟最不喜乞人題跋此册在關中時同年吳荷屋

觀察欲綴數字其後余堅拒之竟以此失歡云云然則無
題跋又何病乎此本舊裝極敝因重為精裱覆閱之竟在
前數種之上實當以第一本位置之也諸兒既各有一佳
本當俟有首先捷南宮者賜之道光己亥秋日記

懷仁聖教序第八本

册首有王虛舟跋云聖教序不知斷自何時曩在京師見
趙吳興臨本墨跡凡斷處字皆缺則在元前碑已斷矣此
册猶是初斷本字畫芒鍛纖豪全具不比近時揚本竟如
秃筆書也余見聖教佳本以百數如此者亦止讓未斷宋
本一間耳學者得此本心摹手追得其妙處於以追躡古
人不難矣良常王澍書按此虛舟謂聖教序碑斷於元以
前殊無所據辨見而謂此本止讓未斷宋本一間則語特
分明在近日亦可算佳本矣因定為余齋第八本

本則亦以日來所獲本與因收餘本亦皆八本
前經無幾刻本而精本五類未滿宋本一類則諸
人不識矣其常五類書刻本與精本皆與新刻本
本一類其學音皆與本心學年並皆與本心學
其學音亦與本心學年並皆與本心學年並皆
其學音亦與本心學年並皆與本心學年並皆
其學音亦與本心學年並皆與本心學年並皆
其學音亦與本心學年並皆與本心學年並皆
其學音亦與本心學年並皆與本心學年並皆
其學音亦與本心學年並皆與本心學年並皆

懷仁聖教序第九本

此本為逢兒購自京師有翁覃溪師八十二歲時題跋云
此本尚去初斷未遠時所揭蓋亦百年前紙墨也嘉慶甲
戌夏五月三日識按覃溪師以初斷本為在百年前較之
王虛舟謂斷在元以前者為得其實師常言佳揭不必遠
年但蠶蠟楮墨俱精則字裡行間纖毫畢具便可越跨百
餘年而上信不虛也册首有蘇齋金石文及覃溪審定兩
印當亦是詩境軒藏本今定為余齋第九本

明高宗皇帝御製神蹟本今安在
 新卒而土前不取也世皆言藉
 平則野離淋繼母淋即字野計
 王龍也臨湖亦元以前皆然其
 與夏正長三日無異單與湖以
 湖本尚法時湖未發湖也湖亦
 湖本欲發湖自京而奔湖湖八
 湖才聖遊京湖此本

懷仁聖教序第十本

此册亦得自桂林聞係閩人而欲售此以為歸計者因不
 與爭價得之册後另紙有陳眉公兩跋一云此未斷本也
 余所見元美所藏龍朔宋揚褚河南聖教與此而兩耳一
 云董元宰家藏懷仁真蹟蓋絹素者以此碑證之如家譜
 檢勘子姓毫不爽一按此兩跋語皆不甚了了眉公陋儒
 俗筆大都似此而字蹟則特佳余所見眉公字無勝於此
 數行者册首尙有臣世倌及蓮宇居士兩印知為海昌陳
 文勤公故物也蠶蠟甚舊而揚手不佳墨痕多沁漫然非

近日所有定為余齋第十本侯孫曹中有首先游庠者當
賜之

...

元晏齋十三行

今臨帖者熟稱十三行而多不能詳各本之同異者趙文
敏跋稱王中令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是晉時
麻牋紹興間思陵訪得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
跋作九行本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以紹興所
得九行裝於前以續得四行裝於後於是世有十三行完
本然宋人所著寶刻叢編中則已有洛神賦十三行之目
可見宋人傳本多寡亦自不一至今世又有一傳本是宣
和書譜中所收云是唐人硬黃紙所臨後有柳公權跋兩

行三十二字則非舊跡不得以混前本矣十三行自以越
州石氏本為最舊宋代重刻如傳古堂之類皆石氏本之
真影不失大合家法然此語但見著錄家從未聞有果遇
舊跡者今人率以唐荆川家藏本為第一孫文介慎行本
次之不知孫本即是從唐本翻出帖首有元晏齋者此本
是也今快雪堂之前一本又是從元晏齋重翻者或抽出
此種以充元晏齋原刻不可不辨也

杭本十三行

世所行杭本十三行即玉板十三行也然亦有二本第一
本是宋賈師道所鑄於碧玉者第二本是近世玉工重鑄
者憶在京時見汪孟慈舍人喜孫有一册並列前後二本
前本首行晉字中橫下日上無泐痕後本則泐矣或採明
珠或字戈腳末趙筆公明後本則混矣又後本換字作木
旁瑱字右半添出小四字前本皆不如此翁覃溪師云前
一本指潛淵而而字右彎尚不至如後一本之過滑姚字
女旁後本雖圓不及前本之古勁此兩本之確然不同者

余此本是孟瓶菴師所賜前本當是前明舊搨今賈氏碧玉又不知歸入何家矣

此本十三行... 孟瓶菴師所賜... 賈氏碧玉... 不知歸入何家矣... 此本十三行...

瘞鶴銘

此丁兒從吳門新購得存字尚多而楮墨未精殊無神采乃丁兒以為舊搨用重值易之乞余題識余頗不以此本為然然歷憶年來所見之本則亦未有勝此者考此蹟本無書人姓名或以為王逸少書或以為陶貞白書又或以為顧况書皆各有證辨而皆不敢盡信獨任南耕疑為皮日休書蓋皮先字逸少後字襲美有悼鶴詩卻向人間葬合威此可為瘞鶴之證又其詩自序有以錢半千得鶴一隻養經歲而卒悼以詩陸魯望和云更向芝田為刻銘此

可為撰銘之證皮詩與茅山廣山南陽博士皆不具姓氏
 陸魯望有寄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丹
 陽仙尉江陰真宰諸稱相似則任說近之然此銘從未見
 佳拓本十年前曾於吳中購得一紙僅七字皆近拓所無
 翁蘇齋師阮雲臺師及孫困如桂未谷武虛舟輩皆以為
 可寶而楮墨亦較勝此本此以蘇齋師跋為重故丁兒破
 慳購之耳昔山谷老人詩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彼所見本
 豈僅如是當望古遙集矣 蘇齋師跋云此瘞鶴銘已被
 人描失而諦審實出舊拓乃知描失之弊不自近今始耳
 此內失去石旌事以下三行廿餘字蓋陳滄洲取石嵌寺
 壁以後誤會宋人題識語竟目此三行為後來所補刻所
 以不拓也至近日人罕知陳滄洲語卻全拓之按重刻之
 疑尚在陳滄洲之前則此是百年前拓也余始考此三行
 詳辨其非後人重刻手書勒石於焦山寺壁矣

陸魯望有寄華陽山人詩與石刻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丹
住拓本十年前曾於吳中購得一紙僅七字皆近拓所無
特獲其非外人重摩于青巖下然燕山寺壑矣
錄尚五刻會觀之節則此景百半前此也余故書此三百
以不泯也至後日人罕賦刺會觀節全此文對重以
望以好類會宋人默齋請意目此三行紙外來也辭以

瘞鶴銘殘拓紙

右瘞鶴銘殘字兩行第一行其紀也三字其字剩下半紀
字剩左半也字全下王字剩上畫第二行華陽真逸四字
全此拓紙為何夢華元錫所藏邊紙題字已滿今節錄如
右云李南澗文藻題云乙卯春間初登焦山訪瘞鶴銘山
僧云墮水久矣適順風揚帆榜人催登舟不復詳問蓋墮
水者祇此石也是歲九秋過夢華三兄於濟南潭西精舍
則壁間適懸此拓紙見之狂喜而余所欲親到而手摩者
猶有待焉凡事遲速有數類如此桂未谷馥題云此石已

墮江中不易可得後千百年安知不似玉板十三行復出耶翁覃溪師題云前年得此雙鈎本詫為向所未見今觀此真跡何減焦麓江屋天風襲袂耶又云壬字上半尚隱隱可辨此亦從來拓本所未有者阮雲臺師題云乾隆丙午秋登焦山即摩挲此石後十年始於濟南獲觀此拓紙可補未足之緣曾借懸署齋兩日與泰山秦篆殘石本同賞皆字內吉光羽也孫淵如觀察星衍題云往余見瘞鶴銘舊拓本尚有百餘字後石沒水中或洗剔出數十字又重開失神此拓尚是未開本可寶也武虛舟億題云瘞鶴

銘殘字惟華陽真逸等字尤難搨何夢華得此數字真是

奇觀又馬秋藥太常履泰八分書題字則常語無關考訂

者也此幅紙不盈尺字不及十而題者皆一時講金石諸

巨公名手自是希世之珍余得之書賈之手聞此物先至

余同年吳棣華廉訪廷琛處棣華素不講金石一笑置之

後見余懸之壁上乃相與考究源流又大有欲得之意而

自歎失之交臂信乎此事之各有緣也聞江程香言國初

楊大瓢藏有未出水搨本張芭堂曾重為摹刻適增多華

陽真逸紀也六字與此紙合未出水如何搨法當是未落

水之誤今不但楊本無可攷即重刻之張本亦未見則此幅真當什襲珍之況重以翁阮二師手蹟耶

退菴金石書畫跋卷第四
福州梁章鉅撰

退菴金石書畫跋卷第四

福州梁章鉅撰

宋揚醴泉銘

道光乙未夏日恭奉

恩召北行舟次清江浦適萬荔昫郡倅承紫携此帖見示云是秦敦夫編修恩復藏本楮墨極精裝潢並舊將索重值册後有宋葆淳鮑震跋皆定為宋揚本翁覃溪師跋尤所珍賞謂當與蔣春農吳蘇泉兩本鼎立而三因破慳得之篋至京師質之儀徵師相乃慨然謂余曰近聞吾鄉秦

家新遭回祿古書畫一空惟此帖以議價未諧逃出劫外
非吾子墨緣之勝未易得此也儀徵師跋云魏周齊隋書
法至歐陽而集其成嘗細玩此等書法是用何等毛穎今
湖州筆祇便寫宋元字耳然必如此舊搨方見古人古筆
豪柱蹤跡安得良工爲之此非王著輩所及知也按余齋
尚有一舊搨本爲張六琴祿卿所貽亦稱宋搨本册後亦
有覃溪師跋致精惟中有補綴數處爲程春海所覷破則
不得不讓此本爲甲觀矣 按明成祖時淳泥國王遣使
請唐歐陽詢屠龍碑以壓海舶龍風之患詢之卽醴泉銘

也文爲魏鄭公所製蓋沿稗說魏徵夢斬涇河龍之語耳
詔搨百本賜之此事見謝古梅先生小蘭陔詩集注歐陽
文忠公云率更筆法精妙乃其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
外夷狄皆知爲貴信不虛也 又按孟瓶菴師曰今世學
歐陽公書者必首數此碑而魏鄭公之作則鮮有稱述之
者余釋其文發端卽曰此則隨之仁壽官也又曰觀其移
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欲良足深尤又曰可作鑒於旣
往足垂訓於後昆其後銘則曰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
反本代文以質居高思墜持滿戒溢念茲在茲永保貞吉

文者見

善乎鄭公之頌不忘規也

附拙詩

歐碑世罕存醴泉銘最勝但惜漫漶石莫尋波磔徑我

愛宋搨本所見嗟已僅蘇齋許借觀索取期必信蘇齋所藏

兩本皆曾借出而匝月必索回吳門有大軸較值悔我恡在吳門時有

未剪本來者因索價太高不果售張郎鄉昔所貽蠶迴不近微嫌補

湊迹百一間可認三年結夢想玩物亦妨性意外歛飛

來狂喜強自鎮古人自有真評估資此定豪分覩黍珠

墨彩溢窗鏡源漪篆隸合派開顏柳正居然製碑人賦

媚蘊精勁恨福得未曾餘本可掃剩據舷豈所屑揮金

不自禁行櫺頓生輝呼觴且稱慶芝山跋已佳覃師筆

尤儁卻笑秦敦叟空空附篆印船窗欲追摹腕力愧不

進兒曹有同好得此盍孟晉

此碑刻畫尚完好其後二十餘年已殘闕
歐陽公集古錄自
言為兒童時學此碑刻畫尚完好其後二十餘年已殘闕
歐陽公集古錄自
言為兒童時學此碑刻畫尚完好其後二十餘年已殘闕

陝本廟堂碑

虞永興書孔子廟堂碑唐刻久湮今行世者皆五代節度
王彥超重勒於關中世稱為陝本嘗讀歐陽公集古錄自
言為兒童時學此碑刻畫尚完好其後二十餘年已殘闕
歐公所見之石本即王節度所重勒之石彼時已有殘闕
則居今日而言廟堂碑即求一王節度重勒未斷之本已
成空談斷不必再侈言唐石本矣此陝本之舊拓清朗勝
近揚遠甚全册皆翁覃溪師所手黏後有楷書跋云丁亥
十一月得前一本今戊子七月復得此本與前本用墨略

有濃淡肥瘦出入在毫釐之間因置南窗几上以備參悟其前又黏一跋云今後定須日臨虞伯生所題蘇冊然後臨此一真一行相為經緯迺得真筆法不至於信筆耳已丑三月十八日肇慶試院篝燈附記據此兩跋知是吾師乾隆間視學粵東時所朝夕用功臨摹之本余於嘉慶間始獲侍吾師於蘇齋甫得飽觀丁亥本而戊子本直至道光間逢兒始購自京師則為龔定菴主事鞏祚所藏前後相距蓋七十餘年此亦一段墨緣不可不記也

城武本廟堂碑

城武本廟堂碑見於虞勝伯集云定陶河決出此碑勝伯此文作於元至正間至明洪武間以定陶省入城武縣勝伯所謂樹於學宮者即今曹州府城武縣學宮故世稱城武本也城武本與陝本異同之處陝本一味圓腴每有或傷尖纖或傷笨鈍者城武本則清挺穩重實有足正陝刻之處故有明吳下諸賢或有竟目此刻為唐石本者見蘇齋藏本諸跋蘇齋師云若論圓腴有神采則陝本似便於肄習若欲講求永興用筆之意上追晉法則陝本實不及城武本

此為定評此本乃虛白伯兄所藏亦百餘年前舊拓本伯兄以公車至京囑余借蘇齋考訂之本自用精楷分注於字裡行間矻矻兩旬始畢他年亦當成家寶也 憶嘉慶戊子蘇齋師會與山左陳笠帆中丞預商移城武廟堂碑於曲阜堂廡先成一詩以待之命余與李蘭卿同和作後其事不果行吾師謂余詩可存令仍編集中附記於此

化度寺碑

此橫石本之最舊拓也王夢樓太守之後人持以相贈後幅有太守跋謂是王翦林藏本蓋舊有翦林跋今失去矣此碑原石北宋中年尚在洛陽范忠獻雍家忠獻於南山佛寺見斷石視之乃此碑稱歎以為至寶寺僧疑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再至覓之已三斷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樓下靖康之亂諸父藏之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椎搗數十本已乃碎其石故劉后村端平本王魯齋景定本皆在當時即已殘缺則居今日

而學化度寺碑不必再言原石本但得見宋拓宋翻者卽
希世之寶也以余所聞宋拓本有六一爲陳彥廉本後有
鮮于伯機題跋存字最多一爲王孟揚本極殘泐而帖首
李百藥三字尙微可辨後有元盧嵩翁趙松雪諸家十三
跋此本爲翁覃溪師所得師所矜爲賜書樓壁原石本自
題爲北宋拓本元初標册者也此外又有王弇州第一本
聞在蘇州蔣春臬家王弇州第二本聞在蘇州陸謹庭家
又有吳門鮑氏本在廣陵洪鈐菴殿撰家王泓館顧氏本
前爲南海吳荷屋侍御所得後入成邸近聞又歸他手凡
此皆相傳爲宋拓本其中或爲宋翻本無由合數本而辨
之矣至近所行翻本現存者亦有六一爲墨池堂本明章
仲玉從宋拓本摹出者今原石已壞一爲橫石本李百藥
之百訛作伯卽此本也今原石亦無存一爲薛元超本同
此碑文因李百藥名泐遂將聖教序後銜之庶子薛元超
填人今此本初翻之石又不可得一爲重翻橫石本世所
稱直石本也一爲重翻薛元超本一爲陝西本申問仁心
救蟻蟻字訛作議最爲可笑今爲琉璃廠肆通行本粗具
規模而已蘇齋師嘗謂化度寺碑雖翻本亦不可忽故爲

詳列其品次如右王孟揚本余在蘇齋屢獲侍觀近逢兒
又在京師購獲吾師一響揚本極精審讀前後題識自乾
隆乙巳年起至己巳年止凡流連反復者廿有五年雖響
搨本可抵宋拓視此本猶土苴矣鮑氏本顧氏本曩在春
明皆有一見之緣惜不獲借歸細玩而王弇州兩本近在
吳門乃至今不獲一見其是否尚為蔣陸二姓所守亦不
可知聞陳彥廉本亦在吳門舊曾懸價千金今則祕而不
宣恐或又轉徙他處耳

溫虞恭公碑

率更書溫虞公碑前人著錄皆不具全文此舊拓本首尚
見岑文本撰及歐書銜名蓋全碑凡三十六行行凡七十
七字若得良工以長紙全拓之尚可辨得二千八十餘字
率更書此時年已八十而意態整肅神采煥然誠異稟也
碑言溫公意之所異不是已而違人銘詞引夷吾器小以
反形之又用黃叔度事為喻皆言其量之寬宏而舊唐書
本傳云彥博意有沙汰多所損益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
彥博唯騁辭辨與之相詰終日誼擾頗為識者所嗤新書

亦言彥博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牒滿庭時譏其
煩碎又與魏徵庭爭邊事不勝其辨而舊書贊語則直言
彥博之福與此碑正相反此當兩存以資攷者也惟新舊
書皆言貞觀十一年六月甲寅薨碑作六月四日是年六
月甲寅朔則四日乃丁巳此恐史家傳訛當以碑爲正矣
此爲林來齋舊藏本以貽其甥謝古梅閣學者古墨古香
是三百年前拓本可寶也

皇甫誕碑

余十許歲卽學此碑時從曼雲兄借一舊揚本踰年自得
一謝古梅先生藏本遂以前本還曼雲兄自後所閱凡十
餘本皆無如前本存字之多墨色之舊者始知吾兄本爲
真正宋搨致佳余後得之謝本不能望其項背迨歸田後
料檢故物則不獨吾兄本已早歸他姓卽謝本亦杳不可
尋幸兒輩無不學此碑者人人各有一佳本而此本爲何
義門手加評記細著丹黃於畫中布白處無不精研入妙
誠可爲楷法之津梁帖中之瓊寶足爲吾齋諸本之冠惟

讀復初齋集中載義門此本尙有後跋今無之當是被人
割去又偽合一本以售欺也此碑無書立年月王虛舟謂
是率更少作蓋以皇甫爲隋人之故牛氏金石圖又謂書
於仁壽四年不知仁壽四年乃皇甫卒時而非歐陽書碑
之時以于燕公系銜考之知是貞觀中追建則率更年已
七十餘安得謂是少作耶翁覃溪師曰歐陽筆格多從隸
出九成化度皆深加融鍊直追晉人是碑則初由隸體成
楷因險勁而恰得方正正是學唐楷者第一必由之先路也

昭仁寺碑

孫退谷銷夏記云昭仁寺碑爲朱子奢撰文不著書名鄭
樵金石畧以爲虞世南細閱之筆致娟秀爾雅非永興不
能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爲隕身戎陣
者各立一寺合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碑此碑立於幽州
乃破薛舉處文旣爲朱則字爲虞更足據耳今按舊唐書
太宗紀命虞世南李百樂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
子奢等爲之碑以紀功業云云乃退谷僅以朱虞二人對
舉遽定爲一撰一書果足據乎畢秋帆先生關中金石記

云宋張重威謂是虞書今驗筆蹟與李衛公神道碑同疑
王知敬書則亦約畧之詞嘉慶庚辰秋初吳荷屋觀察從
秦中寄此拓手甚精得未曾有方欣賞之不給又何暇必
求其人以實之也

房梁公碑

褚河南諸碑當以此爲第一古穆在聖教序記之上惜全
碑殘缺只存上截四百餘字憶嘉慶丙子丁丑間覃溪師
命學此碑出舊藏本相借三閱月卽索還且飭之曰時歷
三月而尙未能得此碑分毫氣味吾子其殆無意於此碑
矣時吳荷屋觀察秦中已以精拓一紙見寄又學之三月
了無入手之處遂舍去郭蘭石太史屢至敝齋每見此帖
輒惜其非佳搨後十餘年里居始獲是本乃鄉前輩林來
齋先生舊物以貽其甥謝古梅閣學者後又轉入鄭雲門

閣學家楮墨之精爲生平所僅見惜無由起蘇齋老人與
蘭石共賞之 按來齋金石考謂舊唐書稱諱喬字元齡
碑作諱元齡字喬新唐書從之今此搨本是處已全泐不
可辨攷趙子函石墨鐫華言此碑僅存六百餘字則較今
本爲多又言舊唐書諱喬字元齡碑曰諱元齡字喬當是
以字行後復以名爲字來齋所云或亦據此而不知貞觀
政要已云房元齡名喬以字顯矣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
又云字喬松則不知其何所據也

唐儉碑

右唐莒國公唐儉碑雍州金石記云僅存四百字金石萃
編言全文約三千三百字磨滅已甚存者一千二百餘字
此本爲謝古梅先生所藏蠶蠟甚精以較金石萃編所錄
尙多出可讀者數十字入後銘詞完好字尤多不知雍州
記何以云僅四百字也然余嘗借得近搨本相較則此本
中稍可辨識之字近搨本猶存其郭廓萃編已皆缺之如
碑首軒丘御紀下明是風力二字謂風后力牧也與下穆
契爲偶對又如同口險之感夢險上明是傳字此用書傳

巖入夢事傳險字見史記又追下明是電字遺風追電與
切漢摩霄爲偶對寰宇下明是幅裂字寰宇幅裂與炎政
風頽爲偶對口若冰釋若上明是渙字口門大章門上明
是雲字皆字畫顯然文理亦不難辨不知蘭泉先生何以
都不審定至碑末述夫人元氏攷行儒儒字甚完好而金
石萃編作瑀字此或是筆誤非碑字有異耳惟碑中亦有
訛字如以翰苑爲翰苑以蹇飯爲建飯則唐人作字類多
隨意假借不足辨也

李靖碑

右李衛公碑世稱衛景武公碑從碑首行所題也碑云公
諱靖字藥師而舊唐書云本名藥師按公有弟名容師豈
公先名藥師後改名遂以藥師爲字耶碑作隴西成紀人
而舊唐書作雍州三原人新唐書亦云京兆三原人按地
理志成紀縣屬隴右道秦州天水郡三原縣屬關內道京
兆府則道里懸殊不能定其里貫之所在矣碑下半磨泐
上半尙完好惟撰文及書人兩行全泐據金石錄知爲許
敬宗撰王知敬書孫北海云知敬負書名當時與房元齡

殷仲容相伯仲宜其所書適美可愛如此武授堂億金石
跋云新唐書王友貞傳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
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卽其人也此碑精妙絕倫不讓虞
褚而世罕有述其名者故特表之唐人小說有虬髯客
傳稱公見楊素素妾張氏奔之途遇虬髯客同至太原見
太宗驚異因盡出其珍寶貨帛資公而客自別去且言此
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貞觀
中南蠻奏有海舶千艘兵甲數十萬滅扶餘國自立爲王
云云今兩史俱未載其事碑亦無之

王居士塼塔銘

王居士塼塔銘敬客書其人無考蓋敬爲河東右族客者
其名或以爲王敬客非也製文者上官靈芝唐書上官儀
傳有子庭芝此靈芝或其弟兄耳銘中肝食一麻肝當作
盱拔除煩惚惚當作惱處悲生滅處當作遽風吟遠澗澗
當作澗皆筆誤未改者又以頽邁爲頽邁以罽牒爲圖牒
以勉勤爲克勤皆借用字得給園之說以下句例之似落
一字觀此知覃溪師言書石者不盡通人及桂未谷古人
書石誤則仍之云云益信王蘭泉先生曰此銘翻刻有二

延者見正

本一為長洲鄭廷賜峒谷臨一為吳縣錢湘思贊書皆臨摹善本鄭本娟秀錢本瘦勁原刻既早破裂則此二本皆可寶余與二君善故得其詳然此本雖多闕字猶是原石殘本非鄭非錢固可於肌理間斷之覃溪師謂此是真褚派蓋時代本近王虛舟謂唐世能書人多不免為巨公所掩者是也

蘭陵公主碑

此唐蘭陵公主碑亦昭陵石蹟之一謝古梅先生舊藏本也以校近揚本多可辨者二百七十餘字以校金石萃編所錄畧同而尙多出完好者十許字知此揚猶在蘭泉先生所據本之前也今以近揚本所無之字用單紅圈記出以金石萃編所缺之字用雙紅圈記出據金石錄知此碑為李義甫撰而無書者姓名惟寶刻叢編以為卽駙馬竇懷恭所書已無所據孫北海庚子銷夏記既云碑字不知出何人方整娟秀書家傾國可云定評乃又以為與高辛

是者是也

公瑩兆記筆致相合邊定為趙模書則更不知所據矣碑
申皇字凡三見上半皆作篆勢帝字下半作隸勢又如以
搖華為瑤華以奉蒨為奉倩以貳為貳以騁為騁以遐為
遐以葳為箴以標為標皆唐人所習見惟以貞石為貞筭
則他碑所無金石萃編以華陽國志為證亦聊廣異聞耳
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筭是也

李文碑

右舊搨本唐故騎都尉李君墓志謝古梅閣學授自其舅
氏來齋先生者碑在陝西同州府金塔寺金石萃編載石
高廣均二尺五分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逢兒新得近搨
一紙首尾亦尚完具所殘缺者不踰二十字與此本畧同
惟錫以戎律戎字八十有二有字稍泐不及此本之完好
而此本蠶蠟特精神采奕奕則遠勝近搨蓋古梅題字署
年已酉實雍正之七年距今一百有五年矣曝書亭集中
有此跋稱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此

則亦虛擬之詞而王虛舟題跋謂文意書法皆與塿塔銘同遂定爲上官靈芝所撰敬客所書殊爲武斷若孫楨金石評攷謂碑言諱文而不言姓蓋石斷而亡其半今原石首尾完具殊無斷泐之迹不知孫氏所見云何又言碑曰夫人李氏禮不娶同姓則文似非李云云則直是瞽說今碑明言夫人彭城劉氏並無李氏之文金石萃編以爲疎忽而辨之實不足辨耳

李勣碑

右李英貞武公碑爲唐高宗御撰御書碑文本磨滅過甚而剪裱又多所脫落殊爲可惜石墨鐫華稱其行草神逸機流後半尤縱橫自如此自緣御書非如奉敕書之多所拘謹也此本神采奕奕梗概猶存惟碑首御製御書四字係楷書與全碑字勢迥異碑後儀鳳二年兩行亦同昔人以爲大類褚登善書或高宗亦仿河南派乎此亦林來齋先生舊物册後有來齋跋驗其字蹟亦謝古梅閣學代書又碑後餘紙有彭時之章及狀元學士兩大印知此尙是

前明楊本宜來齋古梅均奉爲墨寶也趙氏金石錄言新舊唐書皆云勣年八十六而此碑言七十六此高宗自撰其所書官爵年壽自可信而不疑且舊書載勣語諸子云我山東田父耳位三公年將八十固與碑合新書改將字爲踰字誤也 又按資治通鑑載貞觀三年以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注云史言太宗以機數御世勣世勣亦以機心事君又貞觀政要任賢條注云按史傳太宗疾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汝與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

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今檢兩唐書本傳並無機數機心任之殺之之文通鑑及政要兩注云云實不知所據何史惟此碑亦言出爲疊州都督讀史者頗以爲疑非無因也 又按傳載勣常暴疾醫待鬚灰太宗乃自剪鬚和藥賜之又勣姊病自爲粥而燎其鬚一傳之中鬚事兩見一見君臣之誼一篤姊弟之情世艷稱之而此碑絕不之及不知何故 又按授堂金石跋云文內八桂承天乾道由其廣運四維紀地坤元所以載安是知締構經綸必佇風雲之佐變諧區宇咸資川嶽之靈故軒邱御展六相宣其

景化瀉水乘時五臣濟其鴻業數語王著採入淳化閣帖
作太宗書今此碑明是高宗御製御書何次第乖舛如此
此似足以補黃伯思之遺然王蘭泉先生謂當時鴻篇巨
製其通脫語大率相類太宗書者另是太宗一種王著採
入閣帖非卽此碑授堂亦未細檢則又未可執一偏之說
輕議前人耳

隴東王感孝頌

右北齊隴東王感孝頌據碑後楊傑跋語似是唐時重刻
本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爲齊州刺史道經平陰有
古冢詢爲郭巨之墓遂命僚佐製刻此石文中稱開府中
兵參軍梁恭之盛工篆隸騎兵參軍申嗣邕微學摘藻並
應命旨俱營頌筆是頌爲申所撰故於梁則譽其盛工篆
隸而自述則云微學摘藻撰書姓名於文中敘出間用謙
詞實古碑之變式又碑後一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能草
隸世人稱朗公書者是也開府行參軍王思尙侍從能文

有節操下殘缺竊謂二人名下皆各繫侍從字則亦當日
寶僚之能文能書者故申梁並為題名於後以免炫長招
忌蓋亦湫於世故者之所為歟金石錄謂郭巨河內温人
而水經注言平陰巫山之上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
指言何人之冢不知何所據遂以為巨墓而顧氏金石文
字記直題為孝子郭巨墓碑則並未見篆額而以意為之
者也此本是蘇齋師舊物目為楷隸又題為褚法謂當與
乾明元年孔廟碑並翫之想見三公郎中筆訣亦復如是
吾宗石墨傳世甚稀當與孟皇黃初碑後先輝映矣

葉慧明碑

右唐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舊拓本碑立於開元五年七
月七日李邕撰文韓擇木八分書陳思寶刻類編及王象
之輿地碑目所載甚明而趙子函石墨鐫華孫退谷庚子
銷夏記皆誤以為李邕書並誤以為即葉有道碑又脫贈
字直以為歙州刺史此本即孫退谷所藏後跋亦直以為
李北海隸書有唐未見其匹何其疎也碑首題名處雖頗
殘缺然首行江夏李云云者明是李邕撰文之結銜次行
國子云云者韓擇木曾官國子博士為國子司業明是韓

擇木書之結銜且葉有道係葉法善之祖其碑係李邕撰
文並書相傳葉法善夜追李邕之魂書之俗所稱追魂碑
者是也葉慧明是葉法善之父法善厯事高宗中宗武后
睿宗元宗五十餘年故碑中云時更四紀寵被五君又云
豈曜厥身實贈于父語甚分明不得并二人爲一人合二
碑爲一碑也顧氏金石文字志云有道之子慧明孫法善
三世爲道士明皇時法善見尊寵其祖若父之碑邕皆撰
而書之其誤與趙子函孫退谷正同此册退谷跋後卽翁
覃溪師跋已明辨之後又有長跋考訂尤詳而半爲蠹蝕

至不可句讀恭兒常以爲恨余爲檢復初齋文集所載叅
以他書爲疏通其意如此吾師謂是碑甚有漢法爲韓尙
書最佳之蹟錢梅溪謂碑中波畫專宗韓勅禮器碑皆足
爲此碑定評惟全碑不無剝蝕如第十五紙之次行十八
紙之末行廿一紙之次行廿七紙之末行三十紙之次行
末三行首三十三紙之首行三十五紙之三行三十八紙
之次行四十一紙之首行四十三紙之末行四十五紙之
次行皆被劣手重挖殆不成字明搨本已經如此更不知
始於何時此物亦鄭雲門閣學家舊藏轉入馮笏軒孝廉

此者是也

家恭兒又從笏軒處得之海內殆無第二本矣

陸讓碑

右唐文州總管陸讓碑昭陵石蹟之一也此林來齋先生在關中手搨裝册者後有謝古梅閣學題字云此碑立於貞觀十八年剥落不可讀來齋舅氏金石考云有郭儼書數字隱隱可見今亦無從別識等語余昔年得於福州書攤中審爲樸學齋舊物已寶如珙璧矣近恭兒復購得趙穀士編修手裝一本存字較此爲多謝跋謂碑立於貞觀十八年驗趙本則是十七年謝云郭儼書字無從別識趙本則末行太原郭儼書五字尙分明蓋趙本蠶在先而

此本則楮墨精好當並寶之此亦林氏藏本轉鬻於馮笏

駢孝廉恭兒更從馮孝廉輾轉得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南宋故物道光丁亥江陰令德宣持此相贈德工書且能
詩所蓄名蹟甚多自言獨不喜李北海字當日購此時但
以册後諸名流跋蹟畱之耳余笑語之曰昔歐陽公嘗言
李北海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
其合也必久全姑俟君轉機時此册仍以歸君可也相與
一笑而罷余齋有宋搨黃庭經董思翁跋有墨池放光語
後人跋又謂豈惟帖可放光即跋語亦當發光怪吾於是
册亦云然 按宋芝山跋又云乙酉秋曾於太原楊氏見
李秀舊搨全本甲午復訪之則不得再見想海內無兩也

退菴題跋

卷第四

二

云云不禁爲之神往當於何日何地遇之也

宋揚嶽麓寺碑

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云嶽麓碑雖已殘剝然其鋒穎尙凌厲不可一世北海奇人故所書爾爾此本前有孫承澤印後有北海孫氏珍藏書畫印當卽銷夏記所錄後歸桐城張晴嵐閣學若需又後歸吾師英煦齋先生皆有鑒藏印記不知如何流入江南余以張二水大軸易得之昔王弇州言俞仲蔚謂嶽麓碑勝雲麾余旣獲宋拓雲麾碑以此本相校信俞所見不爽蓋渾厚質重較勝一籌此非並凡細觀不能窺其底蘊也世傳北海諸碑皆出手鐫所云黃

仙鶴伏苓芝實無其人而託名亦觀舊揚而始信 龔定
菴主事 華祚 嘗詰余曰世皆知李北海有兩雲麾碑聞尚
有兩岳麓碑吾丈亦曾考之乎余曰長沙之嶽麓碑其額
但云麓山寺碑惟今人俱以嶽麓碑呼之而河南有嶽麓
寺大照和尚普寂碑亦稱嶽麓碑宋人寶刻類編載其目
則嵩山之麓也與兩雲麾之姓同官同者有別然亦言碑
帖者所宜知耳

吳文碑

此唐開元中僧大雄所集王右軍書金石萃編以碑中有
惟大將軍吳公諱文語題為吳文碑俗以大雅係與福寺
僧故稱興福寺碑又以碑只下半稱半截碑墨林快事言
其敘之人只存其名而失其姓翁覃溪師據之以大將軍
矣屬上讀公諱文屬下讀此册為徐興公所藏後歸林吉
人而孰矣孰文字適損缺無從斷其然否石墨鐫華言此
碑筆法去聖教甚遠是集字之手不及懷仁墨林快事又
稱其精神筋力儼如生動不比懷仁只得其形模兩說各

異則又無從斷其是非惟鐵函齋碑跋云古今碑刻集右
軍書者此碑其最著宜其與聖教序並行也 王覺斯琅
華館帖中臨此碑而題曰薦福寺碑按薦福寺碑為歐陽
信本書范文正公守饒時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平生未
嘗一飽時信本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打千本使
售京師紙墨已具一文雷擊斷其碑半截後人遂有時來
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之句此事見冷齋夜語俗
因呼薦福寺碑為半截碑或誤以興福寺之半截碑當之
王覺斯亦沿訛可笑如此

薛曜石淙詩刻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並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
薛曜楷書久視元年五月刊於平樂澗之北崖澗壁面水
必穴巖架棧乃可椎拓故收藏家罕有之康熙間葉井叔
封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於錄此事新舊唐書
及唐詩紀事均未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全碑尙完好
所漫漶者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人擊去耳嘉慶初林蓼
懷同年軒開以一紙贈余謂是謝古梅先生家舊物古梅
晚年全學此碑人多不省然全紙未經剪標展視為難古

梅必另有一臨本此其多餘之一幅余亦未暇裝治直至道光壬辰里居始付逢兒剪條粘册反復諦觀竟於虞褚歐薛顏柳諸家外另闢門庭學之者亦祇一古梅先生自慙老衰無能再為臨池之課耳

顏魯公書中興頌

涪溪磨崖大唐中興頌元次山撰顏清臣書撰於上元二年乃遲至十年大曆六年始書且刻不知何故廣川書跋云元次山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於顏太師顏以書名一時而此作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薛封葺固遠望若雲煙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偉觀耶云云余以赴官嶺右來往湘江必艤舟游涪溪嘗再摩挲巖石惜其漫漶祁陽縣官以揭紙獻亦復模糊居桂林三年乃獲此舊拓本尙清明可觀集古錄謂文辭古雅字

尤奇偉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蓋此蹟之喧赫久矣獨怪
次山此頌並無春秋譏刺之意而山谷詩句似有微詞讀
者疑之 國初王漁洋先生有一詩議論頗正並不為山
谷詩所惑畢竟是風雅正宗末段云昨者劇賊亂滇海盜
據衡永為根基太平祭告徧羣望山川一洗無磷緇宜有
雄詞繼前代磨厓重刻浯溪碑蓋值三藩削平之餘藉此
以為出路則詩家恒徑也附記於此

附拙詩

兩閒名物各有主山川也樂人依歸一邱一壑名所繫
偶得並不煩沈碑漫郎功業小金印滄溟逸興偏淋漓
瀟湘合流自遠古獨此甘讓名浯溪晤亭唇臺旌吾有
製字直欲參倉義幸逢國家大業盛小臣早放瓊瑤詞
大書深刻千古事屋痕漏到天南陲廿四城中忠義氣
三百字裡雲雷隨文章氣節相映發正如杜和春陵詩
好名得名物亦壽已共流峙分雄奇浯翁刺譏到靈武
當年豈謂中興非要知二公撰刻意但有忠愛無微辭
論人家國莫附和泥人山水須棲遲落帆安得十日住
盡攬秀淑探瑰琦後來紛紛亂題鑿姓氏十一九已迷

更當倒靨江上水淨洗崖石無癡瘵窪尊可以滌腸胃
鏡石可以涵鬚眉回舟急與摹清景欸乃聲中俯綠漪

三石塔碑
魯公書碑
王虛舟謂為魯公少時
碑立於天寶十四載
放新書魯公被害在興元元年
年七十六
舊書云其生在景龍三年
是書此碑時年已四十四
虛舟以為少作蓋約畧之詞
孫月峯云有宦秦中者向余
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
如今刻象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云云
余嘗親至西安碑林驗之亦不盡然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近是所以雖久而不

多寶塔碑

今家塾學書者人人有多寶塔碑王虛舟謂為魯公少時
書魯公書碑徧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按此
碑立於天寶十四載放新書魯公被害在興元元年
年七十六
舊書云其生在景龍三年
是書此碑時年已四十四
虛舟以為少作蓋約畧之詞
孫月峯云有宦秦中者向余
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
如今刻象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云云
余嘗親至西安碑林驗之亦不盡然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近是所以雖久而不

甚模糊緣此碑字小便於展玩揚者獨多康熙中碑石下
斷銘詞中缺佛知見法爲五字空王可托本願同七字損
歸我無空四字末行缺大夫行內侍趙思七字今此本各
字皆完好知尙是明以前搨本其水旁三點尙寓牽絲之
跡或是宋元舊拓册後有吾鄉徐惟起手跋數行已極黯
敝彌足珍矣 按方外文字率多夸誕以魯公之正直且
爲之大書深刻流播千秋同時岑參詩云多寶滅已久蓮
華付吾師寶塔凌太空忽如湧出時明主親夢見世人今
始知正與碑合吾儒亦樂附和之如此 王夢樓太守云

魯公行書出沒變化開宋代書家無量法門然其原仍自
右軍來也至其楷書則純以秦篆漢隸運用右軍之法所
書碑版亦不名一體惟多寶塔乃其中年之作清妍豐潤
其脫胎右軍處尙有形迹可求故學書者多藉之入門大
凡後人之學古人非徒學之而已必學古人所學之古人
尤必學古人之所以學古人少陵所謂轉益多師也按此
夢樓先生題汪稼門督部所藏宋搨多寶塔帖後夢樓評
跋書畫無故實純以妙悟傳神間入禪機畧與董香光
宗旨相似而其直斷此碑爲魯公中年所作又似頗有考

訂轉勝於王虛舟也稼門督部藏本余里居時即熟聞之
以從未涉足節署無由得見但據吳清夫廣文賢湘云果
佳然清夫素不講書畫問其所以佳之處則並不能質言
之惟云督部最重此碑非重此碑乃重書此碑之人耳其
言雖正而其爲此事門外漢則已和盤託出矣

宋搨雲麾碑

右宋搨本唐雲麾將軍李昭公碑據册面桂未谷題籤云
舊藏泰輿季開生侍御家今歸余巾卷齋則季侍御以前
蓋不可考册後有文嘉周天球張鳳翼三跋俱無源流可
考且周公瑕跋稱此碑今尚在涿地僅半片石則誤以李
秀碑爲此碑此碑自在蒲城即今所存者亦不僅半片石
明人於書畫劇蹟必有題跋不但不足以資考訂乃一動
筆輒有歧誤可笑如此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秀一李
思訓皆曾官雲麾將軍秀碑在京城宛平縣廨不知何時

何人裁爲兩礎思訓碑在蒲城雖有缺字而碑石尙完好
卽此碑也思訓善畫著色山水世呼大李將軍而此碑絕
不之及豈以藝事小道諱舉之乎未谷得此本最爲矜重
緘寄曰下索同人鑒題翁覃溪師云北海是碑最有名故
宋搨本至今人尤寶之覃溪師凡有四跋張瘦銅有長跋
一通吾鄉鄭雲門仁和趙鹿泉安邑宋芝山亦各有兩跋
餘如長沙劉文恪師鹽官馬秋藥新安程魚門吳江陸明
夫臺山方子和皆有跋語題欸而方子和稱會以近日搨
本相較此本多一百四十餘字神采煥發宛然如新洵爲

東方朔畫讚碑

右顏魯公書東方朔畫讚碑並陰與文選所錄二字不同
而義無異文選曰棄俗登仙而此作棄世曰神交造化而
此作神友然世字應避諱或缺筆乃反改舊文以犯諱實
不可解此碑經重勒而神明煥然姿態逸出良由字體較
大故展轉覆刻而不至失真此猶是舊搨宜其精采射人
爲顏書一偉蹟也惟東坡集有云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此
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此足以評是碑矣至後又
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則實不然考右

軍爲王修書東方畫讚修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
中則右軍真蹟不傳已久而行世之本特僞託右軍以傳
且此碑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並不露臨
摹之意明是自書似不必以右軍書相提並論耳此吳清
夫翰簿賢湘舊藏以贈趙文叔孝廉在翰者恭兒又購自
文叔之家所宜重付裝潢也

李晟碑

此碑前銜署柳公權奉勅書並篆額而與柳書各碑不相
肖世因疑之前明王弇州謂苔蘚剝蝕字畫僅存要之含
蓄於元祕蓋謂其與大達法師塔銘體格異而神理同可
謂正法眼藏吾友程春海侍郎專學誠懸者謂當先學此
碑以重其骨而厚其氣伊墨卿太守不學誠懸者謂學他
碑當兼學此碑以防其靡二君皆深於書者於此碑各有
真賞則不得以體貌疑之矣此本係林來齋先生舊藏物
以授其甥謝古梅閣學者古梅有長跋紀之後歸何述善

家帖前後皆為蠹蝕古梅跋首尾亦不完幸碑字尙未損
失惟具以狀以聞多下以字懸識虜態態誤作熊自都邑
達關畿畿誤作幾似係當時筆誤未改感而使句使下當
有之字時自雍東句雍下當有而字王氏金石萃編尙不
脫此則剪裱時誤遺之又第廿七頁次行而天意若四字
當移後殊禮二字當移前則直是裱手所錯裝當為改正
者也孫退谷謂碑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概尙可
捫而得錢竹汀謂此碑經後人重開間架尙存而神理頗
減合二說參之可為此碑定評矣

爭坐位帖第一本

此宋搨爭坐位帖董思翁所藏後歸朱竹垞有曝書亭珍
藏印帖後有思翁手題云平原以三稿重而坐位帖尤為
得意之作疾書迅筆氣歷定襄想見握拳透爪時也茲帖
為南宋搨本珍之余於嘉慶丙子購此帖於京師首呈之
蘇齋師師極賞董跋以草草中有真趣即從此帖出來並
云劉有定衍極注言蘭亭篆法也然蘭亭篆法渾古無迹
若平原坐位帖則篆跡可求必拈出篆法庶幾此帖真品
見耳按吾師之於此帖持論極高時賢多迂之惟吾友郭

蘭石林少穆張韓山皆以為有理然少穆跋此帖云余所
藏爭坐帖與此相伯仲而墨色過之欲持以傲苴鄰不識
鑒藏家以為何如而繼蓮龕與湯价人見之皆愛不釋手
謂少穆欲以家藏本相較正其推重之意惟程春海直云
平生所見魯公祭姪文以汪容甫家藏本為第一坐位帖
以此為第一數君子皆當代書家所評當不阿私故余齋
藏此帖雖多亦定此為第一本也

爭坐位帖第二本

郭蘭石跋此本云坐位帖舊本尚易得真宋拓卻未之見
此本蠶蠟甚精當是有明中葉揚本董思翁言陝本漫漶
不足學而自詡戲鴻堂所摹為得顏魯國真傳余三復之
未敢雷同云云此言良是後人摹此帖者自以涇南張司
寇為斷輪巨手可以空前絕後雖思翁竭力赴之終覺瞠
乎後塵也陳伯恭云張司寇所臨刻入玉虹樓帖者尚此
非得意之作惟吳蘇泉所藏墨跡為佳耳此
册為逢兒購自吳門前後有勾曲外史及祝印允明及天
籟閣及雲間王鴻緒各印雖不知何氏所藏而楮墨甚舊

近者是也

神采渾然可定為余齋第二本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神采渾然', '可定為', '余齋', '第二本']

爭坐位帖第三本

此册係前明倪文貞公藏本册後另紙有平寬夫侍郎恕

跋云嘉慶丁巳七月過定軒紫雲書屋獲觀爭坐位舊刻

筆法雄勁游行自如其率意處開宋人之先聲矣末有倪

文貞公名印蓋衣雲閣中故物中元前三日山陰平恕識

按此册前後有項元汴及墨林祕笈各印是亦曾為項子

京所收不知衣雲閣與天籟閣孰後孰先又不知何時為

曹定軒侍御錫齡所得先叔父太常公與侍御同年至好

遽以持贈有太常公手跋在平寬夫跋之後近蘭笙十弟

吳者足跡

雲錦 又轉以相貽當世守之定為余齋第三本

此帖後董跋云爭坐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書皆倣之唐

爭坐位帖第四本

此為陳伯恭宗丞并養山房藏本其後人携至蘇州余與
宋揭黃庭經并得之册首有伊墨卿先生隸書題籤册後
有昇元墨妙軒楷書題字又知為張瘦銅舍人舊藏本宗
丞有跋語五段似甚矜重此帖然宗丞擅書名而筆法與
此帖不相近評語亦無所發明齊梅麓語余曰五跋中惟
稱宋四大家書皆出坐位帖而自成門徑此數言尙有見
解余謂此語亦出董思翁近人繆萬藻寓意錄中有宋揭
此帖後董跋云爭坐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書皆倣之唐

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畫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此帖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書學淵源云云實是此帖定評宗丞但襲其語耳此後評此帖者當以王虛舟竹雲題跋語爲佳可爲後學金針之度若攷訂帖中情事則吾師彭文勤公恩餘堂跋尾中盡之矣臨此帖者不可不繙此二書也以此本紙墨之精裝潢之善冠於他冊故列爲余齋第四本

爭坐位帖第五本

此本冊前副頁有王孟津行書題云坐位乃郭英父所謂定襄也爭之一事新舊唐書皆不載劉昫宋祁歐陽修乃竟遺之如此千古可歎字法之變幻不待言矣循如老兄印辛巳王鐸按此冊逢兒購自京師以有王孟津跋議價者頗居奇然不過以此跋可定爲明搨本耳孟津跋字尙可至鯁鯁辨定襄爲英父又誤寫劉昫爲劉昫人旣頽唐學復淺率奚能爲斯冊重惟欵署辛巳尙是滄桑以前五年所作不足深譏以係舊搨存之楮墨與第三本相伯

仲惟琅華館舊物似不當列衣雲閣前故先彼而抑此定
為余齋第五本

此本世所無以存此城在武庫中其蓋書題
曰李曰王贊其此册數京觀自京師以存王
贊書次收此千古同燒乎書之贊其不存其
武庫中乎次一册書題書皆不存其題宋孤烟
此本世所無以存此城在武庫中其蓋書題
曰李曰王贊其此册數京觀自京師以存王
贊書次收此千古同燒乎書之贊其不存其
武庫中乎次一册書題書皆不存其題宋孤烟

白道生碑

白道生碑永泰元年于益奉勅撰摯宗奉勅書並篆額按
于益為于志甯元孫以儒行著摯宗兩唐書並無傳書譜
亦不列其名此碑歐趙諸家俱未載僅見關中金石志文
尚完好無大漫漶書法於寬博中見道緊頗似徐季海蘇
靈芝一流唐碑中佳品收藏家所罕有也白道生新唐書
附見李光弼傳後而不詳其事蹟此碑首題故左武衛大
將軍而文中稱左衛大將軍碑末題乙巳三月壬辰朔廿
四日甲寅建按壬辰朔則甲寅是廿三非廿四皆不知如

延者題詞

何歧誤王蘭泉先生云道生父子官績不甚崇顯遷定時亦別無特恩而撰書碑文皆奉敕亦未詳其故也此吳荷屋中丞以舊拓碑紙贈趙穀士編修編修手黏成本又以轉贈恭兒爲紀其大畧如此

元祕塔碑

余於二十許歲時專學元祕塔碑將及一年旋以事捨去了無得處然至今作書每有崛健之意撐拄之形則一年之功亦不可沒也余齋藏柳碑帖只此一種尙是舊拓本昔人謂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碑蔡君謨愛陰符序米元章愛金剛經薛道祖愛崔陞碑而清淨經護命經尤世所共推爲唐人妙蹟者余皆未得見其固陋可笑如此昨恭兒以所得魏公先廟碑請審定則似以懸腕作小字間架結構都欠自然柳碑至此風斯下矣孫退谷

述者足跡

謂唐初諸公無不學晉人者卽褚河南剛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嬋娟不勝羅綺之致蓋屈而就晉法也至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眼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又謂當時摹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爲不孝至四裔咸知寶重良非幸致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見云云此可爲柳公千載下一知己若董思翁自謂於虞褚顏歐皆仿佛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澹處以古澹品柳恐是思翁欺人之言董與柳如風馬牛不相及董書自可傳世何必爲此攀附哉

李陽冰般若臺石刻

李陽冰足跡未至福州此殆從他處所書寄來者以字體較大易於鈎鐫故不失其雄偉之概此爲吾閩磨厓石刻之最古者而從前著錄家多遺之惟吾師孟瓶菴先生文集中有此刻題跋云昔周櫟園嘗言瘞鶴銘般若篆人間至寶一在深淵之下一在高山之顛苦不可得櫟園嗜古金石文又嘗爲閩方伯可謂好而有力之強矣而未嘗得揚此篆吾鄉先輩好古者莫如林鹿原謝古梅周瑞峯黃莘田諸先生各聚漢唐碑版數百種而此篆近在城中無

從得也乾隆庚辰冬吾師王西莊先生貽書問般若篆可得否余問之莘田莘田曰此必不能五十年前曾與周瑞峯林蒼巖坐山下遙望太息而已越二日余親至其地時族人方為巨室乃謀諸匠氏架木為梯懸繩以上日可得二幅山下老人告余曰舊有華嚴寺在巖下崖石去地遠故隄險三十年前華嚴燬於火化為瓦礫故山址漸高去地稍近自櫟園至今百餘年海內鑿古之士皆以不見般若篆為恨而偶自余始之物之顯晦固有時耶 按近日藝林頗知賞重此刻實吾師發其端王蘭泉先生錄入金石萃編中亦據吾師所寄拓紙見題跋後段惟福州有裱工洪涵青者以長澗木版鋪沙其上用膠水調平將拓紙按字鈎勒俟乾後椎搗竟可亂真則必明眼人始辨之耳

附拙詩

衡陽岫碑不可捫岐陽石鼓科曰翻侯岡控飛籀史化上蔡真刻焚餘燼吾聞荒遠蹟愈渺按圖十一猶疑慳神工鬼斧鑿不到搜奇往往嘲巖巒山靈奮激海若怒風雨倒捲蛟螭蟠夜深鎖紐向絕壁伶俦百怪走且顛誰其尸者唐李監長劍快戟森烏賁三才萬彙睨儵忽

揮斥流宕窮倪端寶鼎躍水有神助古溜過石無新痕
坐令光價耀寰宇仰揖漢碣晞秦甄世間精詣豈逸致
當年篆室窺真源以豐同豐中郎惑將束作宋丞相惜
苦心訂訛告採訪想見雪泣忘眠殮千秋萬歲自有故
造化亦樂當鐫剗我來繭足奈屢失乍見畫肚愁難拔
圍尺深寸語易曉匪誇趨趨兼窺輒香臺銷歇般若寂
壯觀孰識華巖巔紛紛耳食稱四絕那得精鑿祛煩冤
倚裳聯纈辭不語牧童愕眙山鳥喧呼觴歷歷記跟肘
走筆欲補歐陽篇

退菴是跋

